

朱子語類

六



朱子語類卷第十二計一八板

學六

持守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士毅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夔孫

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升鄉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祖道

纔出門便千歧萬徹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道夫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文蔚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一作如何做  
得事成○問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季札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節

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

砥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問莫是功夫間斷心便外馳否曰只此心纔向外便走了端蒙

人昏時便是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廣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為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升卿

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况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升卿

古人警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便被它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着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文蔚

人之本心不明一如睡人都昏了不知有一身須是喚醒方知

恰如磕睡彊自喚醒喚之不已終會醒某看來大要工夫只在喚醒上然如此等處須是體驗教自分明士教

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廣

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或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為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廣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廣

人惟有一心是主要常常喚醒敬仲

須是猛省溥

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敬言省也升卿

只是頻頻提起久之自熟文蔚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它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它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伯羽

試定精神看一看許多暗昧魍魎各自冰散瓦解太祖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明日未上時黑漫漫地才一絲線路上便明伯羽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着筋骨賀孫

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裏便已有八九分了却看道理有空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為學且要專一理會這一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便只在行上坐時心便只在坐上續學者須常收斂不可恁地放蕩只看外面如此便見裏面意思如佛家說只於都看得見才高須着實用工少間許多才都為我使都濟事若不細心用工收斂則其才愈高而其

為害愈大又曰昔杯艾軒在臨安曾見一僧與說話此僧出入常頂一笠眼視不曾出笠影外其所以常道它下面有人自家上面没人賀孫

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今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今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錄

今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賀孫

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却去理會此道理者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真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敬仲

大既人只要求箇放心日夕常照管令在力量既充自然應接  
從容敬仲

今說求放心說來說去却似釋老說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  
了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所以不同也  
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  
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及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  
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  
動勿與不勿只爭豪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  
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  
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文中庸  
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為物  
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為物欲係累故於高明  
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  
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在

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畢賭當即今見得如此則更  
無閒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  
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大雅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  
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即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  
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  
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為惡爾  
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為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  
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  
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  
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瘁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  
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  
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  
然成熟謹

求放心乃是求這物克己則是漾着這一物也端蒙

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着賀孫

再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賜錄云非是活孔子曰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賜錄存心之法季札

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養要做甚麼用

問存心曰存心不在紙上寫底且體認自家心是何物聖賢說得極分曉孟子恐後人不識又說四端於此尤好玩索季札或問存心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方子

記得時存得一霎時濟得其事文蔚

但操存得在時少間它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祖道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祖道

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

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

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要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

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個

明底人便明了其它須是養養非是如何推鑿用工只是心虛

靜又則自明士毅

持養之說言是則一言可盡行之則終身不窮韓

或言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個

惜取那無事底時節因說存養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人傑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升卿

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長不放矣升  
或問初學恐有急迫之病曰未要如此安排只須常恁地執持  
侍到急迫時又旋理會賀務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我培深厚我只如種得一物在  
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我培深厚如此而優游  
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  
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端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養一事學者之通病橫  
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養一息不存即為養病要在精  
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更離無憂髮問則天  
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大雅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  
之功豈易量耶蓋卿  
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理難且

微了蓋蔽底事待它自出來行兩頭看它既喚成心自然知  
得見非善惡伯羽

或問此心未能把得定如何曰且論是不是未須論定不定此  
曾學粹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末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  
明如日月要關心却不閑隨物走了不要閑心却閑有所主  
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它那錯底心不錯底是本心錯底是  
失其本心廣

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祖道

今說性善一日之間動多少思慮萌多少計較如何得善可學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少翁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思排抑反成不靜  
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率  
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流入

此者不可不察

凡學須要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學譬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而後吹火則火滅矣如今時人不求諸六經而貪時文是也壽昌

人亦須是通達萬變方能湛然純一砥

一者其心湛然只在這裏伯羽

把定生死路頭方子

扶起此心來關方子

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曰躋君子篤

恭而天下平論語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堯之

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

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着

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

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

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質孫

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

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

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白不消講學

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濁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濁水則寶珠依

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

緊着方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

攻圍拔守人欲自消擯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是謂我自

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

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

處正在這裏鉅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

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



一副當說話到子學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天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之泛於文字間祇覺得異質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別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道夫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已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已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為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已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曰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因敬則無君親無長

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說問

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敬在上一浩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居語理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要於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已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此方有功所謂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拾起幾時得見效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曰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它便與敬為一自家須用持著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浩

因說敬曰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

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浩

程子只教人持敬孔子告仲弓亦只是說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此心常存得便見得仁夔孫

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說得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為學有大要告論看文字則逐句看將去若論為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字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心地光明則此事有

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它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今釋氏自謂光明然父子則不知其所謂親君臣則不知其所謂義說它光明則是亂道惟

今說此話却似險難說故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崖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未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惺莫令昏昧一日便可見効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為大雅

敬字前輩多輕說過了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

為心只是箇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身上了義剛

人之為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它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力讓

而今只是理會箇敬一日則有一日之効一月則有一月之効因問或問中程子謝尹所說敬處曰譬如此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裏則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裏了夔孫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如釋老等人却是能持敬但是它只知得那上面一截事却沒下面一截事覺而今恁地做工夫却是下面一截又怕沒那上面一截那上面一截却是箇根本本底占

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它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

坐着求須是靜坐盡如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敬之一字直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

先立乎其大者持敬

敬則萬理具在節

仲思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伯羽

敬勝百邪泳

只敬則心便一貫孫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道夫

敬則天理常明自然欲慾空消治方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

不着力處方

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收肆怠惰時才敬便扶策得此心  
起常常會恁地雖有此放僻邪侈意思也退聽智翁

敬不是只恁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此心在這裏淳

敬非是塊然兀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而後謂之敬

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如此則身心收斂如有所畏常常

如此氣象自別存得此心乃可以為學程

敬不是萬事休置之謂只是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

敬只是一箇畏字壽

敬無許多事方

敬只是收斂來又曰敬是始終一事節

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栢

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

謹思明辨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問敬曰不用解說只

整齊嚴肅便是升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

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

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升

或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

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着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着意安

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何丞說敬不在外但存心便是敬先生曰須動容貌整思慮則

生敬已而曰各說得一邊方

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目光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

皆敬之目也升

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事樣塞放懷裏只要會

元思問持敬易散漫如何曰只喚着便在此可學

或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功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  
要得一箇真截道理元來都無它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  
問人於誠敬有作輟曰只是在人人須自責如爲仁由己作與  
輟都不干別人事須是自家肯做又問如此時須是勉強曰  
然去偽

或問先持敬令此心惺惺了方可應接事物何如曰不然伯靜

又問須是去事物上求曰亦不然若無事物時不成須去求

箇事物來理會且無事物之時要你做甚麼質孫

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方問乃是敬貫動靜曰到頭

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皆方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

靜得有事須着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事除是死

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

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

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

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是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

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

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

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個

學者當知孔門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間以敬爲主不論感與

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

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爲力矣造次顛沛無時不

習此心之全體皆貫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其

所謂仁乎

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爲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

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上下四方易位矣如伊川說聰明睿

知皆由是出方曰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方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人心湛然虛定者仁之本體把捉不

定者私欲奪之而動搖紛擾矣然則把捉得定其惟篤於持

敬乎直端蒙

問主敬時私欲全不萌此固是仁或於物慾中打一覺悟是時私慾全無天理盡見即此便是仁之全體否曰便是不如此且如在此靜坐時固敬應事接物能免不差否只才被人叫時自家便隨它去了須於應事接物上不錯方是這箇便是

難問

問人如何發其誠敬消其欲曰此是極處了誠只是去了許多偽敬只是去了許多怠慢欲只是要窒去偽

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兼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即全不去做寡欲底功夫則是廢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功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

用其極端蒙

敬如治田而灌溉之功克己則是去其惡草也端蒙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它盡淨又問敬齋箴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去處個

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己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它又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習中無箇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於心如忿怒之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先去防它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才意誠則自然無此病

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

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  
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  
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  
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  
撰也人傑

大凡學者須先理會敬字敬是立脚去處程子謂涵養須用敬  
進學則在致知此語最妙或問持敬易間斷如何曰常要自  
省得才省得便在此或以為此最難曰患不省察爾覺得  
間斷便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  
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若  
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習矣不察人多錯看此一語人  
固有事親孝事兄弟交朋友亦有信而終不識其所以然者  
習矣而不察也此察字非察物之察乃識其所以然也習是  
用功夫處察是知識處今人多於察字用功反輕了習字才

欲作一事却又分一心去察一心胸中擾擾轉覺多事如張  
子韶說論語謂察其事親從兄之心肅然如春則為仁肅然  
似秋則為義只要自察其心反不知其事親從兄為如何也  
故夫子教人只說習如克己復禮是說習也視聽言動亦是  
習請事斯語亦是習子學子恐人不識方說出察字而察字最  
輕習字最重也次日陳人之求先生書涵養須用敬進學則  
在致知子以為觀省之益曰持敬不用判公

憑終不肯  
寫。數

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  
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  
許多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又  
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  
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  
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便在  
這裏賀孫

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諸公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却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它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閑物事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賀孫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犬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從周

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道夫

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不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資周

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德明

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變孫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壽昌

敬○義義是其間物來能名事至能斷者是方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

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下論靜

靜坐無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淳

或問疲倦時靜坐少頃可否曰也不必要似禪和子樣去坐禪方為靜坐但只令放教意思靜便了個

始學工夫須是靜坐靜坐則本原定雖不免逐物及收歸來也

有箇安頓處譬如居家熟了便是出外到家便安如茫茫

在外不曾下工夫便要收斂向裏面也無箇着落處士毅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



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它專一只觀文王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掃時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它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着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爲此也 大雅

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盡思爲兩塗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常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妄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不忠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於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 個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它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

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舟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此段徐居甫錄說此次日見徐云事來則動雖然動靜則靜事過了靜如潮頭高也高潮頭下也下潮頭下也下潮頭下也下潮頭下也無端亦無截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研

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重道此便有氣刃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

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當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及犯而不校却別從周

靜便定孰便透義剛靜為主動為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直遂則不能

靜時不思動動時不思靜文蔚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方

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相道

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眾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為一事未嘗能專此一事處之從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既欲為此又欲為彼此是動時却無那靜也端蒙

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靜也要止於仁與  
敬者便是動只管是一動一靜循環無端所以謂動極復靜  
靜極復動如人噓吸若噓而不吸則須絕吸而不噓亦必壅  
滯著不得噓者所以爲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  
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凡  
這箇都是一屈一信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  
大底闔闢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這道理砥  
古人唯如此所以其應事敏不失機今人躁擾却失機○今隨  
事忽忽是以動應動物交物也○以靜應兵諒主靜點着便  
有方

因看心生道也云不可以湖南之偏而廢此意但當於安靜深  
固中涵養出來此以靜應動湖動靜相涵○應物物與我心  
中之理本是一物兩無少欠但要我應之爾此謂沖漠無物  
心共此理定是靜應者是動○通書云無欲則靜虛動直靜

虛則明明則通動動直則公公則溥其致公平端不可無應  
者動處亦是仁定者是義亦是各正性命所謂自也如木開  
花結實實成脫離則又是本來一性命元無少欠方云人自是  
一箇天地本實不能自知而物則如此人靈能知之者矣方  
吳公濟云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得一時辰寧靜以養衛精神  
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其言雖出於異說  
然試之亦畧有驗豈周夫子所謂王靜者邪道夫

被異端說虛靜了後直使今學者忙得更不敢睡方  
問心存時也有邪處曰如何泳曰有人心道心如佛氏所謂作  
用是性也常常心存曰人心是箇無揀擇底心道心是箇有  
揀擇底心佛氏也不可謂之邪只是箇無揀擇底心到心存  
時已無大段不是處了胡泳

要得坐忘便是坐馳道夫  
靜坐又時昏困不能思起去又鬧了不暇思得明

與好諧戲者處即自覺言語多為所引也方

朱子語類卷第十三言三板

學七

力行

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祖道行以

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它行之又則與自家為一為一則得之

在我未能行善自善自我自節

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

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汎地過則

又不可升卿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

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數

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

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

之達用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它求若是大底功業

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它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個

這箇事說口消兩日說了只是工夫難

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璘

為學就其偏處着工夫亦是其平正道理自在若一向矯枉過直又成偏去如人偏於柔自可見只就這裏用工須存平正底道理雖要致知然不可恃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工夫全在行上振

問大抵學便要踐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云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既探討得是當又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何嘗便說仁以行之謨

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

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個

書冊中說義理只說得一面今人之所謂踐履者口做得箇皮草如居屋室中只在門戶邊立地不曾深入到後面一截人放教脚下實文蔚

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點下聲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升卿

學者如行路一般要去此處只直去此處更不可去路上左過右過相將一齊到不得壽昌

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變孫○以下理欲義和是非之辨

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來沒巴鼻生底韓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  
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精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祖道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無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幾字大雅

天理人欲幾微之間道

或問先生言天理人欲如硯子上面是天理下一面是人欲曰  
天理人欲常相對節

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  
人欲也節

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道

不為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道夫

天理人欲無確定底界至若兩界分上功夫這邊功夫多那邊  
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功夫少那邊必侵過來道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  
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道言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  
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  
割定脚與它捱捱得一豪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  
有勝時勝時甚祖道  
儒道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  
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  
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為  
始終只此一心讀書亦不須牽連引證以為工如此纏繞皆  
只是為人若實為己則須是將己心驗之見得聖賢說底與  
今日此心無異便是工夫大雅

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今去讀書要去看取  
句語相似不相似便方始是讀書讀書須要志志不立便  
衰而今只是分別人欲與天理此長彼必短此短彼必長道

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則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  
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  
有而纖微尤要密察謀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  
與剖判極處即克治廣充功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  
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  
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  
稟偏處克治闕相

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唯  
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義  
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利害甚明人心  
之公每爲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  
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闕相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只是人欲只

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真  
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  
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  
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  
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誇夸它人做甚麼求仁而得  
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  
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水消凍解無有痕  
迹矣賀孫

今人日中所爲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求異於  
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爲利其視不講者又何以大相遠天  
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始分之中須着意看教分明  
及其流出去則善者一向善但有淺深爾如水清冷便有極  
清處有稍清處惡者一向惡惡亦有淺深如水渾濁亦有極  
渾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

曰此却是已有說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為說不濟事要須驗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令頃刻悠悠憤憤天雅云此只是持敬為要曰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為敬須是隨事致敬要有行程去處如今且未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截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為說此行程也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脩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為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大雅

學無淺深並要辨義利祖道

看道理須要就那箇大處看須要前面開闊不要就那壁角裏去而今須要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它動驗須漸漸有見處若不去那大壇場上行理會得

一句透只是一句道理了義剛

人貴剖判心下今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利若善若若是非毋使混殺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治

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為己為人之分纔為己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為己天理也是為己若為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

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為義也升卿

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着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祖道

事無小大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祖道



才卿問應事接物別義利如何得不錯曰先做切己工夫喻之以物且須先做了不子不子既成便只就這不子上理會不然只是懸空說易器之間義利之分臨事如何辨曰此須是工夫到義理精方曉然未能至此且據眼前占取義一邊放令分數多占得過這下來縱錯亦少大雅

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即是利祖道

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壽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敬仲

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間

且以眼前言虛實真偽是非處且要別斷分明祖道

只是理會箇是與不是便了又曰是便是理節

凡事只去看箇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

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壽曰

閑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

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是工夫士毅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

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為

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

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

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是

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固之不教它

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廣

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

是則為善拘其非則為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親之道

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十五志學所

志只在此三十而立所立只在此四十而不惑又不是別有

一般道理只是見得明行得到為賢為聖且只在此聖人恐

人未悟故如此說又如彼說這裏既說那裏又說學者不可  
知所擇哉今讀書而不能盡見其理只是心籠意廣凡解釋  
文義須是虚心玩索聖人言語義理該貫如絲髮相通若只  
恁大綱看過何緣見得精微出來所以失聖人之意也謙  
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  
忽然看見攬掣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  
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也近時釋氏便有箇  
忽然見道底說話道又不是一件甚物可摸得入手當  
學大抵只是分別箇善惡而去就之爾道夫  
論陰陽則有陰必有陽論善惡則一豪着不得節  
學者要學得不偏如所謂無過不及之類只要講明學問如善  
惡兩端便要分別理會得善惡分明後只從中道上行何緣  
有差子思言中而謂之中庸者庸只訓常日用常行事事要  
中所以謂中庸不可能漢

凡事莫非心之所為雖放僻邪侈亦是此心善惡但如反覆  
翻一轉便是惡只安頓不善亦便是不善道夫  
人未說為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為善今人見不好事都  
只恁不管它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知這秉彝之良心做那  
裏去也是可怪與立

有問好惡白好惡是情好善惡惡是性性中當好善當惡惡之  
然好惡乃是私也謙

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係人以倫

佛經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為這一大事出  
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  
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曾做底我做下樣  
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箇道理教它常立在世間上  
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  
脚拄天頭拄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

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為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都安恬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問曰

問聖人兼三才而兩之曰前日正與學者言佛經云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為一大事出現於世上至天下至地中間是人塞于兩間者無非此理須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原始要終無非欲人有以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只是為此道理所以作箇君師以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其秉彝之良而不失其本然之

善而已故聖人以其先得諸身者與民共之只是為這一箇道理如老佛窺見這箇道理莊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釋氏所謂能為萬象王不逐四時凋它也窺見這箇道理只是它說得驚天動地聖人之學則其作用處與它全不同聖人之學則至虛而實實至無而實有有此理問曰此下與佛氏則只見得如此便休了所以不同又問輔相裁成若以學者言之日用處也有這樣處否曰有之如饑則食渴則飲寒則裘繫并而飲耕田而食作為耒耜網罟之類皆輔相左右民事問曰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為君必仁為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己方解恁地堯所以修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修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義黃以隆都即是這一箇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做

主便即是得此道理於已不是竟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它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箇不着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即是全得此道於已它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賀孫

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為聖人常人終日為不善偶有一毫之善此善心生也聖人要求備故大舜無一毫釐不是此所以為聖人不然又安足謂之舜哉詩曰

聖人不知已是聖人振

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然而舉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孝之

理目之視便有明之理耳之聽便有聰之理貌之動便有恭之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常恁地省察則理不難知也壯相

學者實下功夫須是日日為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父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端蒙

父子欲其親云云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因指坐門搖扇首曰人熟時自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怙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邪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

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葉誠之問人不幸歟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白有這樣子公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為人子止於孝賀孫

君臣之際權不可畧重纜重則無君且如漢末天下唯知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馬氏而已曾當莊僖之際也得箇季友整理一番其後季氏遂執其權歷三四世曾君之勢全無了但有一季氏而已賀孫問也是合下君臣之間其識慮不遠曰然所以聖人垂戒謂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這箇事體初間只爭些小到後來全然只有一邊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常常戒謹恐懼詩補文王之盛於後便云殷之未來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峻命不易此處甚多賀孫

用之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更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賀孫

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此時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方天正聖明此語何故程子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者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歟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舊嘗題跋一文字曾引此語以為莊子此說乃楊氏無君之說似它這意思便是沒奈何了方恁地有義却不知此是自然有底道理又曰臣之視君如寇讎孟子說得來恠差却是那時說得如云三月無君則弔等語似是逐旋去尋箇君與今世不同而今却是只有進退如有去之之理只得退去又有一種退不得底人如貴戚之卿是也曹全弔屈原文云歷九州而相其君方何必懷此都也又為懷王傳王墜馬死誼自傷傳王無

狀悲泣而死張文潛有詩譏之當時詎何不去直是去不得  
看得誼當初年少也只是胡說賜

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升坤

問妻有亡出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卓

斐卿問安卿問日以孝弟推說君臣等事不須如此得否曰惟  
有此理固當有此事如人入於水則死而魚生於水此皆天  
然合當如此底道理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  
以成而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  
本來自是如此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  
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  
相從朋友乃曰彝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  
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貝孫

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驥

問與朋友亦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匿怨

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  
為匿怨若朋友之不苦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  
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  
者也淳

問人倫不及師何也曰師之義即朋友而分則與君父等朋友  
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  
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  
居則經卓

李問人倫不及師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唯其所  
在而致死焉曾云如在君旁則為君死在父旁則為父死曰  
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能為父死賀孫

教道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  
拘束之亦不濟事道夫

某嘗言只今教導之法皆失真無一箇人曉得說道理底盡說錯

了說從別處去做文章底也只學做那不好底文章做詩底也不識好詩以至說禪底也不是它元來佛祖底禪修養者也非老莊之道無有是者何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王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籃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二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干却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為耻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為學者言之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人傑

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况人在天地間自農商工賈等而上之不知其幾階其所當盡者小大雖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為者一事有關便發天職吾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惟是心以盡其職者無以易諸公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

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為則各司其職以辨其事者不出於勉强不得已之意矣大難。以下雜論。心。立。事。

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夔孫事無非學文蔚

或說事多曰世事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要做又逐旋就小者又揀出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謹乎其不知所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梢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使得須從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明作

且須立箇麤底根脚却正好着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

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麤底根脚猶未立却求  
深微縱理會得于己甚事升卿

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  
豪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點黑下便有一撲黑上  
有一豪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梢遇事  
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着理會下梢如  
何賀孫

聖賢勸人做底必是人有欠闕處戒人莫為底必是自家占得

一分在其間 祖道

要做好事底心是實要  
做不好事底心是虛被那虛底在裏夾雜便將實底一齊打壞了賀孫

須是信得及這件物事好笑不信便了不得士毅

這一邊道理熟那一邊俗見之類自破

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

謹更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

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壽昌

今人未有所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一有所見始覺所為多  
有可寒心處砥

今人多是安於所不安做此事明知是不好只說恁地也不妨  
正所謂月攘一雞以待來年者也賀孫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可學

無所為於前無所冀於後壽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  
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

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是甚意思璘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

有一定之說庶它日臨事不至墮面曰學者若得曾中義理

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



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柄

因論人好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曰亦何必苦苦於此用心古今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今人都看巧去了撈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所處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賀孫

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隨其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如中邊皆緩則不可貪受敷施九德成事聖人便如此做去偽

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

一箇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合寬大處合嚴毅處賀孫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糲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它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以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它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夔孫

李問世間有一種人慈惠溫厚而於義不足作事無斷制是如何曰人生得多般樣這箇便全是風稟如唐明皇為人它於父子夫婦君臣分上極忍無狀然終始於兄弟之情不衰這只緣寧主讓它位所以如此寧王見它有功自度不可居儲嗣遂力讓它緣這一節感動得它所以終始恩重不衰胡兄說它見它兄讓它所以如此友重曰不是如此自是它裏面有這箇道理得它兄感動發出來得一箇物事承接得在耳

若其中元無此道理如何會感動得來人之氣稟極多般樣  
或有餘於此不足於彼這箇不下道理事皆氣稟所為也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去養備者賊之  
而已矣方

容貌辭氣乃德之符也壽

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壽

為氣血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

處季札

須是慈祥和厚為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論

仁及此

周旋回護底議論最害事升卿

事至於過當便是偽楊丞通老云陸子居門人其人常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麤江西人大抵用心麤

向到臨安或云建本誤宜用折本後來觀之不如用建本折

作長學

避俗只是見不透方

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

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

處又問世有刑人不娶如上世不賢而子孫賢則如何曰犁

牛之子駢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所謂不娶者是出世

為惡不能改者非指一世而言如喪父長子不娶一句却可

疑若然則無父之女不復嫁此不可曉義剛

叔蒙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若是有一項

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為避嫌曰自是道理合

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

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它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

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

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

它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固是  
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不是說親戚  
親戚自是礙法但以相熟遂避嫌不舉它又如有人平日  
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  
治它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賀孫  
因說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曾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  
異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故令規模寬闊使人人各得  
盡其情多少快活大雅

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為酬酢邪一切不問而待  
之以厚邪曰知所以處心持已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  
準則人仰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升卿

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升卿

學者須要有廉隅墻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

都沒了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問子路此  
箇病何以終在曰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只打疊不能  
得盡再求比子路大爭升卿

耻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升卿

人須是有廉耻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耻便是羞惡之心人有  
耻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  
脚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  
求所以百事非因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  
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  
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  
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  
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我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  
做工夫處比顏子覺龐然緣它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  
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論語

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  
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  
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  
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  
是入門便差了也廣

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  
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得只要知道道理  
若沮人之輕富貴者下梢便愈更卑下一齋衰了升卿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  
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  
心後志營營以求之耶其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  
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大雅

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  
作睹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

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  
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  
其是而已大雅

因說貧曰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說其交也  
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錢相  
惠此則斷然不可明作

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  
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

貪生畏死一至於此可學  
以小惠相濡沫覺其氣象不好方

某人立說不須作同異見人作事皆入一分先生曰不曾參得  
此無礙禪天下事安可必同安可必異且如為子須孝為臣  
須忠我又如何異於人若是不好事又安可必同只是有理  
在可學

作事先要成所以當匆匆方

每常令兒子門作事只是說箇大綱與它以為那小小處置處也易曉不須說也得後來做得有不滿意處未有不自由那此子說不要區區處處起義剛

問見有吾輩臨終多以不能終養與卒學為恨若大段以為恨也是不順理否曰也是如此因言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曾中以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人一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它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胡泳

輕重是非它人最學者大病是是它是非是它非於我何所預且管自家可也

品藻人物須先看它大規模然後看它好處與不好處好處多與少不好處多與少又看其長其短其有某無所長所有底

是緊要與不緊要所短所無底是緊要與不緊要如此五來品藻方定得它分數優劣壽

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已全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有一項人不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如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賀孫○以下論科舉之學

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賀孫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它勝却况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着豈不關為已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已泳

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

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  
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  
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又問初學  
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  
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為人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  
問難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為學之大方門  
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  
鄉讀語孟便易入後而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 大雅  
專做時文底人它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它且會說得  
好說義它也會說得好待它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  
它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  
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 賀孫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  
去却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卦科舉是幾年公

文字想不為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  
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  
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  
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  
不得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非禮義是專道禮義是不好世上有  
這般人惡人做好事只道人做許多模樣是如何這是它自  
恁地麤暴了這箇更不通與它說到得自棄底也自道義理  
是好也聽人說也受人說只是我做不得任你如何只是我  
做不得這箇是自棄終不可與有為故伊川說自暴者拒之  
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拒之以不信只是說道沒這道  
理絕之以不為是知有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強  
悍意自棄者有懦弱意 今按自暴謂麤暴及再問所答不然○賀孫  
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時文下梢是要做甚麼

人赴試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颯了沉浮鄉曲間若因時  
文做得一箇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說着要爲國爲民興利  
除害盡心奉職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後鑽  
刺求舉覓薦無所不至賀孫

專一做舉業功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能竭力去做又  
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強  
勉不能捨命去做正似今人強勉來學義理然其平生窮理  
惟不敢自以爲是伯羽

若欲學俗儒作文字縱攫取大魁因撫所坐倚曰已自輸了一  
着力行

或謂科舉害人曰此特一事耳若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輕自  
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知此下事如今疑  
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見得一件明日見得一件  
未有廓然貫通處况彼千頭萬緒支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

力於此者耶方

說修身應舉重輕之序因謂今有恣爲不忠不孝冒廉耻犯條  
貫非獨它自身不把作差異事有司也不把作差異事到得  
鄉曲鄰里也不把作差異事不知風俗如何壞到這裏可畏  
其都爲之寒心賀孫

不赴科舉也是匹似閑事如今人纔說不赴舉便把做徹天底  
大事其看來才着心去理會道理少間於那邊便自沒要緊  
不知是如何看許多富貴榮達都自輕了如郭子儀二十四  
考中書做許大功名也只是如此賀孫

科舉索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  
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道夫

問科舉之業妨功曰程先生有言不恐妨功惟恐奪志若一月  
之間着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修學若被它移了志則更

無醫處矣大雅

以科舉為為親而不為為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為妨實學  
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方

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勉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  
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當怨尤要你甚耶伊川  
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為此也若志立則無  
處無工夫而何貧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伯羽

舉業亦不害為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  
有害才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開祖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  
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  
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  
然豈能累孔子邪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  
者甚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  
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為害如何也又

人有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且它天資上看見  
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知  
此須用力勝治方可伯羽

宜之云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  
亦當好與它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置胸中  
却害道可學

父母責望不可不應舉如遇試則入去據已見寫了出來節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它格式隱括自家道理  
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學家

譚兄問作時文曰畧用體式而隱括以至理節

南安黃謙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先生先生曰既是

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則習舉業夜則看此書自不

相妨如此則兩全硬要拂父之命如此則兩敗父子相夷矣

何以學為讀書是讀甚底舉業亦有何相妨一句便做五日



修舉業亦有五日得暇又此若說踐履涵養舉業儘無相妨只是精神昏了不得講究思索義理然也怎奈之何淳

向來做時文只麤疎恁地直說去意思自周足且是有氣魄近日時文屈曲纖巧少刻墮在裏面只見意氣都衰塌了也是教化衰風俗壞到這裏是怎生賀孫

今人皆不能脩身方其爲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閑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壽昌曰以下論仕

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晉之末漢末則所事者止有箇曹氏晉末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皆逆賊耳直卿問子路之事輒與樂正子從子教相似曰不然從子教更無說賀孫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升卿

人須辦得去託身於人仕

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可爲者有去而已然使聖人當之又不知如何恐於義未精也方

三哥問汀寇姜天老捉四巡檢以去人當此時如何曰事君則致其身委質爲臣身非我有矣有道理殺得它時即殺之如被它拘一處都不問亦須問它朝廷差我來你拘我何爲如全無用智力處只是死孟子言捨生而取義只看義如何當死便須死古人當此即是尋常今人看着是大事揚

三十一  
卷三  
九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